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文臣式集

上册

汪叔子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文廷式集

上册

汪叔子 编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陈东林 吴 杰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文廷式集
(全二册)

中[书]局出版

(北京王[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49%印张·4插页·112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32.00元

ISBN 7-101-00565-9/K·237

文廷式集

顧廷龍題



文廷式集

錢仲聯



一九八七年元旦



文廷式像

奏為陳養民事宜恭摺仰祈

聖賢事務推國家之設官以為民也然數千年未於理財之道但謀所以取民而不謀所以養民使各盡其一子一足之報而國家往而征之稅之於是乎大利不與眾力不集民幾不能自養而國家亦因而患矣特至今日籌款之法已窮郵政銀行諸端未易一時措辦有以開源之說者或疑其迂濶而遠於事情日以為民興利計其效達者三年近者一年亦可謂神速矣中國地大物博萬里膏腴西人推為天下第一大富之國而國用匱乏民

情固苦如此則養民之道失其傳也五十年來所言西法皆僅枝葉其半在富國養民而已矣北乃中國三代聖人之古法禮失而求諸野可也法國百年以前上下貧窘後乃興種耕之利廢伐樹之禁立勸民栽樹之官遂富甲歐洲縱橫四海收英美擅工商之利而法德其意諸國其大利皆在於農中國從古重農自應以農為本急而異政之要則以開渠種樹為先應請

旨明諭天下各就各省可開之水道固有之利涼董勸行亦得指摘督撫唐人講水利元代重農政史書

条陈养民事宜奏摺



拟·古宫词条屏四件

序　　言

文廷式是近代诗人、词家、学者，在政治上倾向于改良变法。他在甲午战时主战反和，在维新运动期间拥帝反旧，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撰著很多，不少未曾刊行，《文廷式集》将其奏议、文录、笔记、书简、日记、诗词等汇辑成书，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廷式思想提供了一份可贵资料。

一

文廷式（1856—1904年），字道希（一作道燦），号云阁（一作芸阁），又号芗德、罗霄山人，晚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今萍乡市）人，生于广东潮州，曾入广州学海堂肄业。同治十一年（1872年），受业陈澧之门，为菊坡精舍高材生。光绪八年（1882年），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中式第三名，渐与京师“清流”交接，并钻研西学，读几何、格致之书，“文誉噪京师，名公卿争欲与之纳交”，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称“四大公车”。

初，文廷式在广东时，曾客广州将军长善幕府，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相友善。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册封志锐、志钧之妹瑾妃、珍妃为嫔侍，渐获宠任；文廷式也因与瑾、珍二妃是世交，在光绪心目中有着一定地位。这年，他考取内阁中书第一名。次年，中式恩科贡士，由户部带引见，复试一等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本衙门撰文。二十年（1894年），大考翰詹，光绪亲擢廷式一等

第一名，升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

这时，清政腐败，外患日逼，慈禧掌握国柄，光绪没有实权，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不满后党的官僚、文人、名士日益增多，翁同龢等竭力结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文廷式、张謇、黄绍箕、沈曾植、盛昱、丁立钧等时相过从，形成帝党。光绪二十年，发生了中日战争，后党的屈辱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攻击。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利用时机，围绕着光绪进一步结合起来，向后党进行挑战。九月，集李盛铎等于谢公祠松筠庵联衔封奏阻款议，且请联英、德以拒日，由廷式属稿。十二月，御史安维峻以劾直督李鸿章获罪褫职，戍军台，廷式集银以送其行。

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议起，割地赔款，廷式极言其不可从，有“辱国病民，莫此为甚”，“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等语。慈禧怒，议欲重谴。盛昱劝廷式稍避，乃乞假南归。秋，入都销假，参与筹设强学会，和维新派相结合“欲开风气，挽世变”。强学会原定总董四人，即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①，都是帝党。冬，后党御史杨崇伊参劾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②。强学会被封禁，改立官书局，孙家鼐请廷式总理其事。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96年3月30日），御史杨崇伊又劾文廷式“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被“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③。既削职，即南归，过上海，至长沙，以为“中国积弊极深”，“徒欲亟亟变法者，犹非国手之弈也”；“明

① 汪大燮：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汪康年、诒年书》；又十月初三日《致汪康年、诒年书》，见《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②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一第八页。

③ 同上卷三八六第二页。

于各国之大势，明于五洲之性情，明于吾今日受病之处与他日病愈之效，则可与言救急方矣”^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变作，廷式虑祸及，乃走日本。二十六年（1900年）新正，应日本同文会之邀，渡海东行，考察新政。三月，自日本回上海。五月，八国联军入侵。七月，唐才常等组正气会，又易名自立会，廷式也参预。不久，起事失败，唐才常遇难，廷式屏居上海，忧时之念，仍萦胸臆，曾推衍《周礼》古义以阐论新政。次年，在萍乡约同绅士发起收回上株岭铁矿。旋出游南昌、金陵、上海，病归萍乡，卒于里第。

·一
—

文廷式学问渊博，涉猎广泛，沈曾植《文君云阁墓表》说：“窃尝以为先汉微言、东京纬侯、魏晋玄风、宋元儒理，以君识学所积，专精一业，无不足以名家。顾君以资平议而已，终不屑屑纂述。君才于史部为尤长，穷其所至，亭林、竹汀，不难鼎足。晚颇亦有意于是，而日薄崦嵫，盛业不究，竹帛所存，千百什一。君所论内外学术，儒佛元理，东西教本，人材升降，政治强弱之故，演奇而归本，积微以稽著，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九州百世以观之。呜呼！岂得谓非有清元儒、东洲先觉者哉！”

文廷式的著述宏富，刊行的仅有《补晋书艺文志》、《闻尘偶记》、《纯常子枝语》、《云起轩诗钞》、《云起轩词钞》、《文道希先生遗诗》等。另在《青鹤杂志》上发表过《旋江日记》、《吴轺日记》、《越漫堂日记批注》、《知过轩日钞》、《知过轩随笔》；《同声月刊》载有《罗霄山人醉语》、《琴风杂谈》和部分书牍。还有大量著作未曾付梓，仅有稿本、抄本或传抄本。近人赵铁寒摭

① 文廷式：《罗霄山人醉语》。

拾遗篇，纂成《全集》，仍多缺漏。

江西社会科学院汪叔子同志搜求文廷式遗文已久，记得六年前，他曾过沪见访，谈到编辑《文廷式集》，我也认为此项工作由江西承担甚为相宜。此后，他除就近在萍乡访问故旧、探询遗闻外，又到北京、上海、湖北各地爬梳佚文，雠校异同，重行辑集，泐成本书。它较过去所出各本，以至台湾出版的《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下简称“赵本”）有如下特点：

第一，注意搜集奏稿。评价文廷式在晚清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奏稿无疑是很重要的依据了。但他的奏稿，在光绪二十一年道出上海时，突然“亡去”。《申报》载：“翰林院侍读文芸阁学士，前由上海启行时，失去衣箱三只，函请黄大令饬捕”^①，且言“内有紧要文件”^②。黄大令，即黄承煊，号爱棠，时任上海知县。胡思敬也说：“文廷式……乃乞假回籍修墓，上海道刘麒祥，鸿章姻党也，闻其来，迎入署中，备极款洽。临别，失行装四箧，麒祥为缉获之，启封完好如故。及归启视，他贵重物俱在，唯亡去奏稿二册，中一疏语涉离间，甫脱草，未上也，麒祥得之大喜，以献鸿章，鸿章密白太后，且授意御史杨崇伊劾之，遂削职”^③。顾家相《五德读书麈随笔》以至汪大燮、吴樵写给汪康年信中均言其事^④。那么，文廷式的奏稿在沪遗失，且与杨崇伊的劾奏有关。以致文廷式的奏稿未见传本，仅少数散载各书而已。“赵本”搜稽丛残，已属不易，但限于条件，未查原档。汪叔子同志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仔细查访，重行辑录，除来源原始，可纠正“赵本”沿钞失误外，在数量上也远

① 《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② 《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③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文廷式》。

④ 见拙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第三〇——三〇四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

远超过了“赵本”。这样，基本上可以反映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文廷式的政治思想面貌，成为目前文廷式奏稿比较完备之本。

第二，辑录未刊作品。如《文录》，本书选录各体文章，内半数是未刊稿，中有“赵本”未曾收录的；《笔记》中《撷芳录》为戊戌政变后匿避湘潭农舍所作，也是未刊稿本；《日记》部分，“赵本”仅收《南旋日记》、《湘行日记》、《东游日记》，本书所增《丙子日记》也未经刊布；《书牍》中，致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程秉钊、宗方小太郎、朱子涵诸函，都是根据未刊手迹辑入；律赋、联语、笔话等，也为“赵本”所无。

第三，抉择已刊各本。文廷式著作已经刊布的，本书也选择较早或较好版本，且经校核。如《补晋书艺文志》，“赵本”据《二十五史补编》收入，虽从宣统元年长沙刊本，但有改易、误刊，今据原刊本收入。《闻尘偶记》有稿本、抄本、刊本、节刊本等八种，本书也抉择校勘。《词录》有刊本多种，本书选择龙沐勋重校本为底本，并增补《拾遗》。又如《新译列国政治通考》，有光绪癸卯原刊本，不著撰译者姓氏，但书端有文廷式署名的叙言，知是他主持编译的。本书也将此书的叙言、总目等列入，以见文廷式对“西学”的态度。

此外，本书奏稿、文录等都按年月为序，对读者了解文廷式的思想脉络，也较便捷。

《文廷式集》的出版，学术界期望已久，今中华书局将汪叔子同志所编付印，列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之一，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赘数言，作为“序言”。

汤志钧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上海

编 订 说 明

一、本集所收奏议、文章、诗词等，除少数残缺太甚或内容价值不高者外，一般均就所见予以全收。其笔记则酌收反映作者政治思想、学术考订及记述清末史实者，其它多种从略。《纯常子枝语》因篇幅较巨，已有刻本及影印稿本刊行，不再收入。文氏史著虽有不少稿本未曾刊印，限于篇幅，仅予选录。《补晋书艺文志》素为学界熟悉，但通行《二十五史补编》本颇有错脱、误置之处，故择其初刊本校订录入。至文氏辑佚等作，为数甚众，仅撷一二，以存梗概。译作《新译列国政治通考》卷帙浩繁，只录其叙、总目、目录及部分正文。

二、本集所收文氏撰著中，有少量是刊印时并未署名或托以他名的，经考证知为文氏之作，则收入本集。也有某些撰著，虽长期以来署文氏之名，且久被认为出自文氏之笔的，如光绪二十年九月联衔劾李鸿章请予罢斥的公折，今经考定确非文氏所撰，则不予收入。另有若干撰著，或已知是经文氏点窜的，或可能由文氏撰草、改定，但尚未能确断者，则暂作附录收入。此外，有些资料与文氏著作有密切关系，酌选部分作为文氏有关篇章附录。

三、为便于读者了解文氏生平及著作概貌，编者所撰《文廷式著作知见目录草编》和《文廷式年表简编》，附入本集下册。

四、本集按文体分类编纂，计分奏议、文章、史著、笔记、日记、书简、诗、词、律赋、联语、笔话等八类。一般以一类为一卷，篇幅较多

的，则酌分为上、中、下等几卷。全集共厘作十五卷。各卷内篇目的次第安排，《译述》、《律赋》只各收一种，悉在文氏生时编定，仍遵原式。《补晋书艺文志》，今《二十五史补编》本作六卷，但初刊本实无卷次，而分作四部六篇，则以其旧貌录入。《日记》、《笔话》即以记时循序。《奏议》按其撰草或上奏时间排列。其它各卷中，有若干篇撰时难以确考，则约略推计排列，或参照底本论次。

五、本集收录所据底本，尽量采用文氏手书原件或复印件、照片；刊本尽量采用初刊本。有数种稿本、刊本的，择其善者。版本出处以题注说明。文中残缺或模糊字用□表示，原文中的□则加注说明；衍字用〔 〕括出；错讹字在其后改正字上用〔 〕括出；增补脱漏字用〔 〕括出；原文的小字夹注，用〔 〕括出；原文的眉批、夹批、补批，用五仿字排入相应处；原文的校批，用页末圈码注出。因稿本改易或各本文义歧异较大者，用页末圈码注出。原文缺字较多者，注以（前缺）等。编者所删文字，注以（前略）等。节录者注以（节录）。关于本篇的版本、内容等说明，以* 注于该篇题下。

六、本书编订的过程中，得到钱仲联、刘美松、汤志钧、盛巽昌、熊德基、汪向荣、陈铮、吴杰、陈东林、杜春和、庄建平、王晓秋、刘方、孔祥吉、王凡、戴学稷、姚公騤、王咨臣、邓光钧、李笠农、许智范等许多前辈、师友的帮助；得到了文氏亲属梅韬、张同礼等先生的热心支持；汤志钧、王咨臣、李笠农、许智范、刘方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资料；吴杰同志为本书从日文翻译了文氏与内藤湖南《笔谈》及有关资料；本书并承汤志钧先生作序，顾廷龙、姚公騤先生题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萍乡市图书馆、萍乡市博物馆等单位，为本书的资料搜集及复印、拍照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与大力协助；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

江西省萍乡市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难忘的支持，在此谨表深切的谢意。在本书最初开始搜集资料的时候，曾给过编者以热心帮助的郭家俊、李实红两位友人，已在前几年相继逝世，值书成之际，并此志以纪念。

文廷式著作的搜集整理，前人如陈诗、徐乃昌、叶恭绰等已做过若干工作。近年台湾出版的赵铁寒所编《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尽管所收未足称全，编订亦犹多可商榷之处，亦功不可没。对文廷式的研究，如钱仲联、汤志钧等前辈都曾取得精宏独到的成就。本书尽量借鉴并部分吸取了这些可贵的成果，于此郑重申明。

七、本集编订，虽历时十载，而限于学养，其疏漏失妥之处，在所不免，皆敬祈识者教正是幸。又闻文廷式遗文，国内外尚有若干，编者仍拟继续访求，并殷望海内外学人同道赐助搜致，冀本集将来重订再版，庶能更趋完备。

汪叔子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于江西省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 册 目 录

序 言

编订说明

卷一 奏议

为升用侍读学士谢恩摺稿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八日)	(1)
为授补侍读学士实缺谢恩摺稿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1)
为派补日讲起居注官谢恩摺稿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2)
敬陈管见摺稿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	(2)
请饬北洋大臣妥筹朝鲜兵事扼要制人片稿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	(5)
附：上谕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日)	(6)
朝鲜事机危迫条陈应事宜摺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	(7)
战事已开请饬在事大臣力祛壅蔽摺稿 (光绪二十年六月下旬)	(10)
敌纵飘忽宜预筹防剿摺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	(11)
纠参丁汝昌贻误事机请旨革职片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	(12)
纠参邵友濂张皇失措请予开缺片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	(13)
请振刷军士激励帅臣摺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13)
请饬刘坤一派员开采煤矿并严禁日货销售片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15)
请派李秉衡赴津查察防务及李鸿章病情片稿	
(光绪二十年七月下旬)	(16)

请特简大员管理福州船政片稿	(光绪二十年七月下旬).....	(16)	
附:军机处商阅发下摺件电信拟旨进呈片(节录)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17)	
请严饬海军与倭决战摺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18)	
林国祥全力奋战请超擢任用片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19)	
张之万庇私忘公请予惩处片稿	(光绪二十年八月中旬).....	(19)	
请开去盛宣怀关道实缺以慎重军报片稿			
(光绪二十年八月中旬).....		(20)	
附一: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20)
附二: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21)
台词吁请特起重臣以维国脉摺稿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21)
附: 上谕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一日)			(22)
军事危急非先除内奸难御外侮摺稿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	(22)
请饬查办卫汝贵及褒嘉汉诺根片稿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	(24)
联衔密陈敌情叵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摺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日)		(25)	
附: 军机处商阅发下电报摺件拟缮谕旨进呈片			
(节录)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日)		(27)	
军务紧急敬举人材以资器使摺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二日)	(27)
请饬令直隶候补道谭文焕募军片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二日)	(28)
附: 上谕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二日)			(28)
条陈和议不宜太易摺稿		(光绪二十年九月中旬)	(29)
请查办盛宣怀转运采买兵米弊情片		(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 ...	(30)
请饬海军迅图出洋及任汉诺根祀邓世昌片稿			
(光绪二十年九月中旬)		(31)	
联衔具陈敌情狡诈宜斥奸说以振国威摺稿			